

海 猎

朱 良 仪 著



萌 芽 丛 书

海 猎

朱 夏 仪 著

萌 芽 编 辑 部 合 编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上海

装帧：何礼蔚

插图：王志君

海 猎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书号 10029 字数 71,000 开本 787×1003 毫米 1/32 印张 4 9/16 插页 3

1965 年 9 月上海第 1 版

1965 年 9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(平) 00001—28500 册

(软精) 0001—1500 册

平装定价(3) 0.39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小說八篇，都是写海軍題材的。其中有的写了福建前綫的激烈的海上战斗；有的反映了海軍舰艇部队的严肃、紧张的訓練生活；也有的写了水兵們热爱前綫海島、热爱軍舰、忠心耿耿为革命的先进思想。总的說，各篇都是写我軍在开展“四好連队”、“五好战士”运动以来的朝气蓬勃的斗争生活，以及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。

編輯 例 言

《萌芽丛书》和《萌芽》月刊一样，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。作为丛书，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，那么《萌芽丛书》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。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。

《萌芽丛书》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，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，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。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，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。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；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。

《萌芽丛书》包括：

一、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。自一九六四年起，每年一次，从《萌芽》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编印成集。

二、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，内容范围不限于《萌芽》上发表的作品。未发表过的作品或

长篇不在編选之列；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，他們的作品不再考虑列入这套丛书；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，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。

本丛书由《萌芽》編輯部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編輯。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，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，由編輯部和作者协商編选。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問題的，我們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；数量不够的，我們先留下可用的作品，等待作者繼續写出新作后，編选成集出版。

我們希望得到各級組織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，使《萌芽丛书》能比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綫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，让大家看到无产階級文艺新軍欣欣向荣地成长。

《萌芽》編輯委员会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目 次

沒有編號的水兵	1
不在炮位上的射手	16
海獵	33
一對矯健的海鷹	54
老班長	74
右舷發現敵艦	94
“囍”	109
鐵帆老大	125

沒有編號的水兵*

—

潛水艇上今天新來了一個水兵，穿着一身嶄新的水兵服，可是赤著腳，五隻腳丫趾，放任地分張著，那雙鞋底還沒沾土的水兵皮鞋，被他提在手上。他“巴達巴達”地走到艇長面前，敬了個禮，大聲報告說：

“艇長，我姓鄔，因為長得黑，從小大家就叫我黑仔，再就沒取過名字了。”

“鄔黑仔，”嚴艇長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又黑又壯、又高又大、帶點憨氣的小伙子，“你願意在潛水艇工作嗎？”

鄔黑仔咧開嘴嘻嘻笑著說：“艇長，我家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都是在海水里滾大的，我和妹子是中等漁業專科學校畢業生，駛過漁輪，出過海，我就是

* 本文曾發表在《萌芽》上，原名《“0”號水兵》，收入本書時略有修改。

怕你不让我在海上干呢！艇长，分配我工作吧，开大炮，放鱼雷都行！”

“好！”严艇长高兴地拍拍鄔黑仔的肩膀，回过头去喊了一声：“董超！”

“到！”门外一声回答，进来一位瘦长水兵。艇长指着鄔黑仔向他交待说：“艙段班长，他叫鄔黑仔，先放在你班里当一名预备艙段兵。”

鄔黑仔刚上潜水艇，不懂艙段兵是干啥的，也没在意这“预备”两个字，所以快快活活地又向艇长敬个礼。刚迈步要走，艇长又喊了声：“鄔黑仔！”指着他那双光脚说：“把皮鞋穿上。在艇上不准光脚，要不你的脚会被咬坏的。”

董超在一旁解释说：“艇上到处是电缆和钢铁，不能赤脚。”

黑仔看看手里提着的皮鞋，显然是尺码领小了一号，又瞧瞧他那大脚了，皱皱眉头，可是他还是下狠心地拉松鞋带就往脚上套。只见他又拔又踩，弄出一身汗，才勉强把大皮鞋穿在脚上。然后，他咬着牙，不习惯地，踮着脚尖，跟着班长走了。

鄔黑仔上艇一个星期，就参加了一次远海演习。启航前，严艇长拿着花名册在码头上集合全体艇员进行战斗部署检查。

“第一战位一号手！”

“到！”一个水兵大声答应，从队列里向前迈出一

大步。

“第一战位二号手！”严艇长挨次照着战斗部署编制表，从第一战位喊到最后最后一个战位。队列里的人随着艇长的点名，都向前迈了一步，形成一个新的队列。最后，在原地只剩下鄔黑仔一个人了。

鄔黑仔抖擻一下精神，伸长脖子望着艇长，他认定再下面艇长就要叫到他了。誰知道艇长竟喊出“解散”两个字！

黑仔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一个冲刺撞到艇长跟前喊着：“艇长，你把我忘啦！”

艇长看着他，解释说：“你是预备艙段兵……”話还没說完，黑仔就急不可待地搶着說：“预备，也总得給个号呀！”

他的班长董超走过来拉拉他的衣角，說：“预备手沒有战位就沒有号。”

水兵們一哄围了上来，打趣地笑鬧着說：“黑仔，沒有正号，你就算是‘副’号吧！”

“‘副’号？”黑仔嘟着嘴有点委屈。他本来想上了潜水艇，一出海不让他掌舵，开輪机，也会叫他去放鱼雷，要是遭遇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，就轰轰烈烈干它一场，首先給他妹子海紅去封信，让她知道知道哥哥也是个有出息的人。可是现在自己連个战位也沒有，“副”号水兵算个啥呀！

董超安慰他說：“放心，艙段兵所有的工作：清洁

舰艇，抢险堵漏，关闭水密门……你都有责任管！走，我先分配你点具体工作。”

潜水艇停泊在码头，就象一条大鲨鱼浮在水面。班长领着黑仔爬上“鲨鱼”脊背。班长指着艇首甲板上一个突出的小舱盖说：“喏，这个舱盖就归你管！潜水艇下潜时你要固定好关紧了，才能保证战斗胜利，保证全艇安全！”

“是，”黑仔这回的回答，没有以前说得那么干脆有力。

在鄢黑仔的脑子里，忽然又出现了参军那天的情景。他妹子海红一边送他一边说：“哥哥，要是我是一个男的，今天一定跟你一块去当海军，我们俩在一条舰上千。你不信？我准比你干得出色！”

“行！行！可惜你是个女的不能上舰。”

“哼！不能上舰怎么啦！我开渔轮，在海上也不是和大风大浪斗呀！”她说着不服气地拉着黑仔不放：“哥哥，我们俩比个赛，看谁有出息！”

“好，比就比！”黑仔心里急着要到部队去，有点嫌烦地说：“这行了吧，该放我走啦！”

“喂，”海红松了手，才走两步，又冲到黑仔前面去拦住黑仔，严肃地说：“哥哥，你别忘了，爸爸解放前是被美国军舰撞沉了渔船淹死的，你要是看见美帝国主义军舰再敢横冲直撞，得狠狠的揍！”

“现在海在我们手里，那当然！它敢来，饶不了！”

黑仔扬了扬拳头，气呼呼地大声說。

黑仔前面走，海紅緊緊跟。她还是在身后不断地輕輕叮囑着：“哥哥，你当了海軍，就去学大炮，放鱼雷，反正要拣个厉害的，好好干！不过上了兵舰可不比在学校，你不能再毛手毛脚，大大咧咧啦……你別忘了来信，我們比賽着呐……”

“知道！你快回去吧！”

现在脑子里海紅的身影，就象那天送他参軍时一样，糾纏着他，赶也赶不走。

班长当时沒有很好注意到黑仔的情緒，他只顾滔滔地向这个新战士介紹着潜水艇員的战斗生活的特点：“潜水艇打起仗来，就象猫逮老鼠，瞪大眼潜伏在海底監視敌人，一旦发现侵入領海的敌舰，就来个突然攻击，出奇制胜！所以，咱們在水下，千万要注意隐蔽，不能暴露……”班长說得認真，黑仔却全沒听进去，他心里还在嘀咕：“真算我沒出息啦？只叫我管一个小艙盖！‘副’号？还不是可有可无，等于个零！”

二

这天半夜里，天黑得連附近的大山都看不见阴影。潜水艇悄悄离开了海港，去完成一次隐蔽航行。

天色露出曙光的时候，潜水艇轉入海底，駛进“战斗”海区。潜水艇在水下航行，活象一条矫健无

敌的蛟龙，連凶猛的鯊鱼都吓得急急逃窜。可是在潜水艇肚里，平时看来象猛虎似的水兵，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平靜。他們有的坐在特制的小皮凳上，身子輕易不动，就象釘子釘在那里一样，輕声地报告着仪表上的各种数字。輪到下班休息的时候，就蹑手蹑脚地走进艙位里，悄悄地挤坐着，喝水不出声，不得已要說句話，也都是把声音压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。

鄒黑仔生活在这种环境里，有生以来头一次觉得海是这么小！航行在大海上，却看不见变幻无穷的风云，看不见汹涌奔騰的怒涛。看到的只有象鱼肚肠似的、涂着各样顏色的大小不同的通风管、油管、电纜和塞滿艙里的机器和仪器。說得蛮紧张、蛮熱鬧的演习，“敌人”在哪儿呀？

黑仔在艙里钻来钻去，沒有固定战位，干啥都插不上手。他心里实在悶得慌，好象艙里的氧气不够他吸一口。他从二艙走到三艙来，无意中把水密门用力一带，水底下发出“吭”的一声响。这声响要是出在海面上，实在是算不得一回事。可是现在，这声响却惊动了整个艇！班长董超扑上来猛抓住黑仔的手臂，好象想把这一声响制止住似的。他十分焦急地說：“你呀，你闖了祸啦！”

“我？”黑仔楞在那里，摸不到头脑：“闖什么祸？”

不管黑仔思想有沒有弄通，班长董超已經回轉身去向艇长报告了：“艙段班长董超报告：預备艙段

兵鄔黑仔在关闭水密门时，发出很大响声，可能造成严重事故，請艇长处置！”

黑仔更沒有想到的是艇长竟因为这个事故，而断然发出“战斗警报”，下令：“全艇作好战斗准备！”

全艇紧张地行动起来，黑仔跟在班长身后，囁囁地問：“班长，真是这么严重呀？”

“‘敌人’可能就追到我們头上来了！”董超沒有多說話，神色严肃地传达了艇长的命令：“准备机油！”

“是！”黑仔不敢再問了，按班长的指示，不断从艙底排出脏水、机油。于是，从海底冒出一股股油花，在海面上散开去，明显地暴露出水下潜艇仍在按原来航向繼續行进的航迹。

不出艇长所料，参加演习編队的猎潜舰，已經在声納仪器里測到了水下潜水艇发出的那一声响声，舰队追到那段海区，发现了浮在海面的油花，跟踪追击着。

潜水艇已面临危急时刻！

这时，艇长突然又下令：“停止排机油！航向 135 度，全速！”

潜水艇来了个九十度大轉弯，立即离开了原来的航綫。就在潜水艇离开原来航綫的一刹那間，水中传来了轰隆轰隆的爆炸声。

艇长特地把鄔黑仔叫去，叫他往潜望鏡里看。这

一看，惊得黑仔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海面上猎潜舰編队已經包围了刚才潜水艇停留的位置，正在用演习用的深水炸弹进行突击，海面上不时升起水柱。

演习結束了，潜水艇浮出水面返航，在返航途中，水兵們紛紛議論黑仔造成的那个事故。班长把黑仔叫来談話，他站着，黑仔当然也只好站着，气氛很严肃，班长說：“你今天发生的事故是严重的，要不是艇长机动灵活，布下迷魂陣，咱們潜水艇早挨炸了！你想想这严重不严重？我們在水下，一切都要特別地注意隱蔽，保持安靜！隱蔽、安靜，这是头一条，出发前，我不是对你說过的嘛……”董超激动的时候，說話总是重来倒去的，他胸脯象只鼓风机“呼达呼达”地喘气，鼓着喘着，他猛地蹦出一句話来：“凭这一点，你就不配在潜水艇上当个水兵！”

“我不配？”黑仔惊呼一声。他最怕不让他海上干了。他想班长不要他了，怎么办，去求求艇长吧。他拔腿就走。

见黑仔急成这副模样，董超才发觉自己說漏了嘴，忙喊：“回来，黑仔！”可是黑仔已經走远了。

黑仔一口气跑到艇长睡艙里，神色紧张地說：“艇长，我犯了錯誤，你怎么处分我都可以，只是不要赶我上岸，我要在海上干！”他又上前一步急促地要求說：“我爸爸是被美国軍舰撞死的，那时候海上尽是帝国主义的兵舰，橫冲直撞，欺侮我們漁民！現在

有了我們自己的舰艇，我来当海軍，就为了保卫我們領海，准备干一輩子！”黑仔說着眼睛朝天眨巴着，快急哭了。

艇长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跑来一个人接嘴說：“艇长，这事怪我在出航前沒有詳細地向黑仔交待。”原来董超也跟着赶来了，他請求說：“主要責任在我，我請求組織上給我处分。”

“不对！”黑仔见班长赶来，把过错承担在自己身上，心里又感动又慚愧。黑仔是个风来张帆的漁家脾性，有了错从来不躲躲閃閃。他对艇长說：“班长出海前說了的，是我沒注意听，是我錯！”

“他是新同志……”董超还想說些理由。

艇长沒让他俩說下去：“好，有错肯承认，愿意改过，是好事！”艇长說时从自己床鋪的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紙包。这个紙包是出海时通訊員刚从艇长家里拿来的。

“試試看，合适不？”艇长把紙包交給黑仔。黑仔打开紙包，一看是一双大布鞋。嗨！一穿正合适。黑仔捧着这双鞋，不知該咋办。董超在一边忙笑着指着他的鼻子說：“誰叫你长这么大一双脚呀，連艇长爱人同志都为你操心……”

三

星期日，潜水艇上除了值更人員，水兵們一批批

服装整齐地上岸去了。

艇上静悄悄的，严艇长挨着舱去查看。他来到二舱口，发现里面有人轻轻走动的声音。他探头一看，见是黑仔。黑仔弄来了许多木头疙瘩，有方的、圆的、三角形的，这是艇上进行堵漏操演，钉木头架子时，锯下来的，他象孩子玩积木似地，把木头迭成两迭，顶端还各放着个酒瓶子，他一手托一迭，咬着嘴唇，瞪大眼睛，放轻脚步，摇摇晃晃从舱室这边走到舱室那边，又从那边走向这边。浑身上下淌着汗，海魂衫象刚从水里捞出来，粘在胸脯上。严艇长看了好一阵，仍没有看出个道道，不禁问道：“黑仔，你在为晚会准备杂技节目吗？”

这一声问分散了黑仔的注意力，哗啦啦手中的木头块倒了下来，摔掉了好几块，黑仔心一慌，身子一歪，也摔倒在地上了。艇长忙上前去扶他，这才又发现他两腿之间还系着根绳子。黑仔红着脸望着艇长，用手打着大腿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整治整治它们，看下次再敢粗手粗脚不！”

“噢！”严艇长明白了黑仔的用意，禁不住笑了。笑过后，艇长指着黑仔的脑袋郑重地说：“关键问题在这地方。要整，先得从这里整起！”

严艇长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《为人民服务》，问他：“你后来有没有再读过？”